

四書說約 十一

語八

| | | | |
|-----|---|---|---|
| 漢書門 | | | |
| 四 | 三 | 三 | 九 |
| 二 | 六 | 六 | 函 |
| 二 | 六 | 六 | 架 |
| 類 |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三 | 三 | 九 |
| 二 | 六 | 六 | 函 |
| 二 | 六 | 六 | 架 |
| 類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4339 |
| 冊數 | 26 (11) |
| 函號 | 277 107 |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書說約卷之十一

顧夢麟麟士纂輯

吳郡揚子常參定

論語八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祖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大全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

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

曰書言系 卷十一
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麟按年譜宗聖譜皆六十三
歲。○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遂行何也。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
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
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
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
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
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
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集解孔曰從者弟子

大全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朱
子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大全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
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
時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前一節聖人去就之義後一節聖人處
困之道

備攷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四年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譬如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牀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定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顏回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蒙引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

對曰然非與

大全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

蒙引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始而曰然者以夫子於天下之理無一之不周知非多學而識者不能是多學而識者也既而疑之以謂夫子豈專用心於外者邪必有一個道理在而非徒多學而識者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大全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必以貫之耳○

或問此章之說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
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
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
為至耳。蓋子貢之學亦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
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廓然無所不通
也。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
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
蒙引。夫子欲其知所本也。蓋萬理同出一原。人之一心。萬理皆
從此出。得其本。則本原清明之地。此理無不容受。有感皆通。雖

不拘拘於多學而識。而自無一理之或遺。若但費力於多學而
識。而不知其所本。則徒得其用之殊。而不得其體之一。亦烏足
為盡心知性而知天者哉。○言天下萬理同出一原。我只是
一箇道理。以該貫他。何至於多學而識耶。○彼以行言。此以知言。
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
精察非知。而何單言行。知在其中矣。○謝氏註引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者。明聖人一貫之旨。如天之於衆物。匪物物刻而雕之
也。尹氏註則言子貢不如曾子。愚按以下則又言諸子不如子
貢。

緒篇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聖人自言聖人之學又曰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貫萬事予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該萬理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大全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覺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雙峰饒氏曰夫子不曰

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濶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纔絕糧便慍見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大全或問恭己為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為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

四書

卷十一

論語

六

成

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
 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濶然亦足以見當
 時之無事也○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
 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
 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
 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
 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繇外而知
 其內是也

存疑言自古帝王為治多矣若無所作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
 與夫果何作為哉但見其恭己正南面之位而已原舜之所以
 無為者蓋聖人德盛而民化固不待其有所作為也且紹堯之
 後又得人以任衆職紹堯之後凡所當為者堯皆先為之矣得
 人以任衆職若已所當為者衆人又代為之矣故亦不待有所
 作為也然舜之無為不是全然無理會其中自有不為之為以
 中正示人使人下觀而化其無為也是豈全然無理會者哉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贊美聖人為君之道而固見其氣象

○子張問行

蒙引子張問行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大全雙峰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光輝輝在那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潛室陳氏曰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必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

子張書諸紳

中庸

論語

八

武庫

大金雙峰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務外之失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大金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見二子之優劣○在衛言

衛也然不可以史魚不能薦伯玉事作骨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邢疏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

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已言也惟知

者明於事二者俱不失

大金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

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大金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



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未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

蒙引兩以字不要為用力字解。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大全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修身者也。○朱子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

○趨源問為邦

子曰行夏之時

大全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大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此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落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漲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

為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通考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

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為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于子。半次會為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為一元之中。閱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于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

附錄紹聞編行夏之時。行夏小正之事。○古人每月有政令。如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可見月令出後。人間雜秦事。惟夏小正為古書無疑。

棄殷之輅

集解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

大全問周輅為過侈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

為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

聚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

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侈歟○勿

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鈎車夏后氏之輅

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

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王象以飾諸末革輅鞅之以革

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雲峰胡氏曰商尚質亦有過於質者

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愚按郊特牲疏夫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

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就明堂位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三就

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對次故

稱先也○大路一先路三次路五就禮器無先路之名云次路七

就為誤也

服周之冕

邢疏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

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未而已不

大全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
 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
 飾尊也大裘羔裘也衮冕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
 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
 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
 四章凡九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
 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絺刺粉米
 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是以謂之玄鳥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或問周冕之不為侈何
 也朱子曰加之首則體嚴而服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
 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
 備者矣○雲峰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
 文之中者也

附錄陳潛室木鐘集云禮有以文為貴者冕也○有以質為貴者
 車也○

樂則韶舞

大全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



附錄中玄問辨錄云樂則韶舞謂何曰韶舜樂也孔子聞之至
於不知肉味則其盡善盡美可知然舜之樂所以象舜之成功
也而吾乃用之則何象焉今必思夫致治何以如舜而後思夫
作樂何以如韶乃為得耳若徒即用韶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
何有於我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大全或問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朱子曰衛
詩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
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
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
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
禍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桀黠強暴中才之主猶畏而
遠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
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
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程子曰三王之法
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為萬世係此法也○程子曰三王之法
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
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

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
 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
 ○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
 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
 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子為學者言止言經世
 之大綱孟子為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
 語類問顏淵問為邦曰顏淵為政其他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
 與夫君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
 之也。

附錄紹聞編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
 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
 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是它那克己復禮陋巷簞瓢便只是這
 事窮時是恁地着衣喫飯達時也只是恁地着衣喫飯他日用
 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說處
 却是生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制舉大事却提起
 那本領處說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解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存疑凡人作一事必再三思慮籌度此事後去如何有患害如何方無患害有患害則不為無患害則為之如此則思慮詳審事皆停當可無後患若只顧目前之安不思後患如何而苟且為之則患害之至只旦夕間耳又豈待數年之後哉○註千里之外几席之下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通義鄱陽朱氏曰德以有德之人言

大全新安陳氏曰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大全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雙峰饒氏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殺而不進之○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殺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蒙引柳下惠魯大夫既為大夫何為文仲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為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以下惠之賢終是抑他不得為

大夫是後來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評論人物而斥其遺賢之罪。邢疏勉人舉賢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大全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新安陳氏曰此即成湯簡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修已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存疑如做一事初間思量曰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曰當如何做故曰熟思審處之詞。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言其事必敗雖已不能救之也。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大學傳曰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此意。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大全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已哉。

蒙引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蓋君子以文會

友以友輔仁如此乃克有進。若羣居終日。諂然雜處。此之所唱。彼之所和。全不到義理上去。而又同邪相濟。只好行小小慧智。夫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如此者。難矣哉。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惡害。據理而言。入德就好路說。患害就不好路說。好處便無不好事。便有是此意思。○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大。全。朱。子。曰。義。以。為。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則。是。合。宜。義。有。別。決。意。思。然。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雙。峰。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坯。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坯。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主。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主。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

語類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看來有義以為本必有下面三者
 方始成就得曰然義以為質是應事處又問以敬為主則義為
 用以義為本則下面三者為用曰然○問行與出如何分曰行
 是大綱行時出則始自此出去也人固有行之合禮而出之不
 遜者

蒙引義以為質是指初頭未行也義者事之宜也行之出之成
 之皆指其事也味本文曰義以曰禮以曰遜以曰信以可見都
 指事言出之出其事也非言出辭氣也總是於言動之發從容
 不迫婉順而無圭角耳所謂言動之發言動即事也不是事務
 外另有言動○禮行遜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遜出
 禮行遜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于誠耳

存疑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義以為質是把義來稱度事物者當
 做不當做如見得此事合義當做則事繇此立如砌牆之有基
 址繪畫之有粉地故曰義以為質○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
 儀則事雖當行中間尚有許多曲折度數苟無禮以行之則徑
 情直行非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節是節其過文是文其不及
 使許多曲折度數皆具也如未仕者義可仕已仕者義當去然
 仕者必待禮至去者必待得命此禮也若仕者不待禮去者不

待命。此失之太急而過。非禮也。若禮至而不行。命下而不去。此失之太緩而不及。亦非禮也。禮以行之。便無此失。遜只是恭敬。揖遜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節文度數所以飾讓也。禮行而不遜以出之。則徒有個節文度數。全無恭敬。揖遜底意思。徒守個禮之軀殼。禮之根本都無了。是雖致飾于節文度數之間。亦將內外杆格。而無從容中道之妙矣。此禮之行所以必貴於遜。出禮而不遜。未有能成其禮者。故曰君子恭敬揖遜以行禮。又曰謙以制禮。皆是此意。

愚按大全朱子及陳氏遜出俱主辭氣說。次崖虛齋甚非之。然

亦本注疏。揚子常曰。此書首句一讀。下四句一讀。君子縮。四字。君子哉。縮上十二字。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又曰。義之與比。在未處事之前。義以為質。則一事之始終備矣。大全以剛決言義。極妙。不然亦如世圓融之解。禮行遜出。便不必說。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為己之學。

附錄疑問云。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冒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為病。而不病人之

子語終 卷十一 終解居

不已知與不患起語作傲戒之辭者有別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大全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諸求名於人也

愚按通義東嘉史氏曰沒世只是終身之意警人欲其及時着力猶四十五十無聞不足畏之意○蒙引疾自疾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大全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

也

愚按求諸己大段多解作責於己如孟子皆反求諸己之意不專指為學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大全程子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龜山楊氏曰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自把把底意思○南軒

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

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

中庸 卷十一 論語八

語類矜是箇珍惜持守之意。

蒙引此難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例同看。當與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威而不猛例同看。蓋彼是君子小人相反看。一則周一則比。一則和一則同。文意相反。說自為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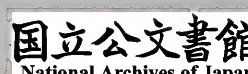
存疑矜而不爭。特已而不失人也。羣而不黨。處人而不失已也。○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大全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

沒陽虎為雷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見君子取舍之公。心用人必察其實。聽言不繫於私。○子常曰。玩語義。兩言皆好。一邊兩人皆不好。一邊極佳。然亦只是陳氏意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蒙引一言者。非一句也。一字也。子貢多學而識。乃有此問。亦將可以語一貫矣。存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凡所施者。必已所欲也。以已所欲施。



之於人愈推愈有不能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其始也推已及人其終也則不待推而以已及人矣推已及人怒也以已及人則仁矣

愚按怒既為一字則下八字解之之辭也張南軒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怒之方也最是此怒字義亦與情怒理遣之怒無干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大全朱子曰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毀若只據他人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毀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者

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少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則是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愬然無情者為至則怨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大金仁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改討註文直至通宵又

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批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

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

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要○看○一○用○字○然○亦○本○注○疏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

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為簡明○南軒張氏曰春秋之時風俗

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

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

也○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人對己而言民對

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

三代之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

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

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枉道



中庸
卷之十一
論語

之民也

語類此句全在所以以上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

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際要

在所以以上民是持今日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

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

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

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茲執不

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醕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

○周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如云斯民也三代嘗以此更

直道矣

存疑上言已於人無毀譽下遂解其意斯民之民即上無所毀

譽之人言吾之於人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人即三代之時所

以直道而行者三代之於民善善惡惡皆以直道初不枉其是

非之實今我亦安得枉其是非之實安生毀譽之哉○直道而

行是說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

不敢毀譽正解上文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意常說謂三代之民

直道而行故我今亦直道而行依此則解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中庸
卷之十一
論語
二十七

四書章句 卷十一 論語 終篇居

意欠切。况上曰吾之於人。下曰斯民也。分明是承上文人字說來。依常說是轉說別人了。語意都不相接。又註云。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其字分明指民。依常說則其字為指誰。上文既說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則下文不得枉其是非之實。其字無所指。當指所以直道而行之於人之人矣。文意不亦支離乎。○會試程文是此說。實本金仁山。但其說不甚明白。到程文方說得明白。○往麟未見諸書解。亦如此。讀之深歎。○注三代之時。時字內即有君字。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實頂蓋。以此民

民字斷非曰民。又善他人之善。惡他人之惡也。蒙引說。謬。殆不足據。○三代之於民。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三代之無毀無譽也。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吾之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直道而行也。映帶理如此。○達說。然吾之所以無毀譽者。亦有得於三代。然耳。誠以三代之於民。有善則從而好之。所以好之者。無私曲也。有惡則從而惡之。所以惡之者。無私曲也。一以直道而行之者也。今之時。雖非三代之時。今之民。則固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之民也。三代之於民。既以直道而行。則我今日亦安得枉其是非之實。而妄生毀

論語八 六 歲 簾 居

四書章句
卷十一
終身
譽者哉。我之所以無毀譽者，謂非有見於此耶。夫聖人之無毀譽者，固出於公心之自然也。而謂有得於三代而不敢者，愈足以見其至公無我之心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大全**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鵠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峰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己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己所有以自私。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大全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為不忍，何也？朱子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雲峰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為人心之害莫大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大全**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恥，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公仲子匡章是也。

四書章句 卷十一 論語 終篇居

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爾○雙峰饒氏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為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大全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

存疑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弘者擴而大之也此道本大非人能弘之也滿其分量耳道之分量本大人蔽於氣稟物欲則

失其道人能加知行之功道之自近以及遠自小以至大惟而至極則其分量之大復全於我矣是擴而大之也○註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為解非字○道與人本非二物然道體無為人心有覺故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見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混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四書章句 卷十一 論語 三十

通義白雲許氏曰思以理言學以事言不如事上學以求合於理而懸空思索必無益於己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為學之辭學以行言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語類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餒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

其中而在焉者矣○麟按此二條俱勝大全所載故舍彼取此○大全朱子曰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雙峰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存疑此章意思當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學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明其無求祿之心耕也餒在其中不重是起下學也祿在其中句

言言
卷十一
知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通義程氏復心曰仁是本心之德天理之全無物不體無時不

然元無欠闕開斷唯是私欲橫生則便過絕殄瘁而不得接續

雖曰知足以知之而實不能有諸已矣苟無私欲以間之則全

體是仁安而行之不待勉强而其所知自然在我而不失此亦

以必於仁而守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語類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蒞之以後說為

政○亞夫云克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以蒞

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曰今自有此心純粹更不走作

而於接物應事時少些莊嚴底意思關關翼翼底自不足以使

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

存疑知及仁守則德成於已而足以治民然於臨民之時不能

莊以蒞之則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而民不見其可畏是亦氣質

學問之小疵於道未備也○不莊以蒞之是氣質或偏學問未

盡到處陳氏謂此心小怠妄念便生說太深了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大全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

曰書苑約
卷十一
論語八
三
歲

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雙峰饒氏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雲峰胡氏曰。仁者心德之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涖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為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

蒙引。此章是就士大夫言。見得當本末內外之兼修方是。知及仁守則理得於心矣。不莊以涖則其形於身者猶未也。知及仁

守而涖以莊則其形於身者亦無愧矣。然動不以禮則其見於事者亦未也。以此見得道理要做到徹頭徹尾處。

存疑未善。言道理未至於盡善也。○此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立其大本。而後盡其末節也。不先立其本而欲及其末。則其末不可。先立其本而末之不盡。亦有所未備也。一章大意不過如此。

淺說。動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制度文為之間未免有太過。不反之差。設施厝注之際未免有過中失正之弊。○達說。教化弗孚而執衆齊物者。表協於大中至正之極。則禮讓

未臻而修已治人者終囿於氣稟學問之偏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兼材德器量而致觀人之道○史氏曰

君子方可以材德言小人只可以器量言

蒙引君子所短者小而所長者大小人所短者大而所長者小

故長於其大而短於其小猶不害於君子若短於其大而長於

其小是亦小人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以辯也故曰此言觀人

之法

存疑此言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可以大受不可以

小知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為君子矣小人不可以大受而可

小知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為小人矣故以大事而觀人然後

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未有不昧君子君子或置之無

用之地矣○麟按此與虛齋詮解觀人義各妙然此較關係更

賅○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不可小知而可

大受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於小者致意故不可大受而不可

小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

而死者也

蒙引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以見其所當勉。

存疑甚於水火有兩意。水火外物而仁在己是一意。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不仁則夫其心是一意。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當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為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所有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

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

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

是已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有為者。

○子曰君子真而不諱

集解孔曰真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大全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

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雙峰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愚按鄒陽朱氏曰此章明處事之道

○子曰有教無類

大舍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愚按上論注黨猶類也○可見類是有善有惡底○然立教者之心則不以是為別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愚按注善惡謂人品○邪正謂學術○不相為謀○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集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大全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師。寃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集解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寃。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大全新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鐘。笙。簧。箏。瑟。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棘。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今天下無廢人也。

愚按。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撮記之辭。不可又代口氣。○吳氏。天下無廢人之說。妙。即夫子此障亦此意也。今即皆流為乞丐矣。師。寃。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愚按。言之處當略斷。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大全新。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瞽。三百人。眡。矇。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替。○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



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
 在坐者蓋待瞽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為固
 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
 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
 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
 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
 是矣

憑按上節子張問與師言之如此是道與此答云然者言是道
 也然又嫌以無往非道自處故又曰固相師之道也此似推而
 自抑之辭不必曰言其道之有本○若曰固相師之道如此不
 足異也要之言外○即可見其道無往而不存矣○周禮注相謂
 扶也瞽矇作樂矇矇扶之故俱三百人疏釋名曰能其事曰工
 故樂稱工相者以矇矇有目瞽人無目須人扶持故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集解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
 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



邢疏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註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愚按禮記注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曰附庸一曰庸城也猶屬城也亦謂之影國蒙引欲以常釋庸謂以附為常頗無據○詩崧高因是謝人以作爾庸亦解作城又解作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邢疏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註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顓臾為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麟按附庸字者方三十里者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故曰加魯以四等之附庸也然疏引註亦未明

大。全。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此。庸。孟。子。謂。周。公。封。于。魯。為。方。百。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

蒙引夫顓臾昔者有周先王封之於東蒙山之下以主東蒙山之祀其立國有自來矣且在魯邦域之中而非敵國外患者比况顓臾為魯附庸又是社稷之臣而不存季氏管轄之內也夫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何以伐為○附庸只是附大國以自通於天子耳宜非諸侯所得而臣者而此曰是社稷之臣何歟及

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乃知是實為公家之臣矣然據魯頌可知魯之始封其地亦必不止百里孟子之說難據仁山金氏以為孟子所謂百里者蓋專指土田言除起山川附庸也然亦未必土田只一分山川附庸却有六分○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稷猶云公家

真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蒙引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通義朱子曰看扶持二字只是相替者之義。相夫子亦是贊相之義。替者之相亦是如此。

大全雙峰饒氏曰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踣。須扶起之。

蒙引持危扶顛。即陳力之意。通此段俱周任之言。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存疑此一條。又承不能者止說。言子既不能陳力。又不能止。則季氏之惡。不得不任其責也。且爾言過矣。是說其為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

愚按危而不持。及虎兕出柙。兩條俱借客形主。不離不即之辭。須是看得灑脫。

冉有曰。今夫顛。史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通義仁山金氏曰。今沂州費縣西北有顛史故城。寰宇記在費

縣西北八十里。然漢顛史縣。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為顛史縣。

正觀元年省入費。

存疑此一條。是冉求因夫子連責他。言顛史之當伐。以解已罪也。故曰飾辭。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凌之患。故曰後世必為子孫憂。冉求此等見識。全是個俗人。其為季

氏聚歛殆不足怪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存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直趕到而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言

季氏之取顯史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為飾詞曰今不

取後世必為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

貧和無寡安無傾

大全雙峰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

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作

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

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

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

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

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無上下

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

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

則安矣安則不傾

蒙引我看來季氏之欲取顯史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

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而患
上下之不相安○誠使君十卿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安於君之
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其為貧矣○均而無貧○則
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君臣之情自相和睦矣○和則
君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不見其為寡矣○和而無寡○則君安於
臣○無所疑忌○臣安於君○無所猜嫌○而君臣相係○永無傾覆之患
矣○季氏非為子孫憂也○憂寡與貧也○然寡與貧非所憂○而不
均不和實所宜憂也○下文只是終此節之意○但此節猶泛言○反
提起今由與求也○方又指代顓臾事說

存疑季氏之欲取顓臾○是患民寡○欲取民以自多也○如此則民
盡歸季氏○魯君無民矣○不均孰甚○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民寡
則賦稅之入不多○而貧其取顓臾○正是患貧○欲多其民○多其賦
稅而富也○然民財皆入於私家○而君無所有○臣雖富而君豈能
養君○既不安而臣亦豈能獨安○是貧非所患○不安所患也○故曰
不患貧而患不安○貧起於寡○不安起於不均○第一緊要是不均
不和不安皆從此起○上只曰不均不安○下加一和字○在均安
中間者○上下不均○決然是不和睦○上下不和睦○決然是不相安
繇不均說至不安○其相因之勢然也○又加一個和字者○視初說

不均不安加詳也。○上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下當曰均無寡，安無貧，却以貧搭均，又添個和來搭寡，下又別個無傾，不復粘着貧，何也？蓋貧本起於寡，則貧寔不均之所致。曰均無貧，援其本言也。和起於均，則無寡亦出於均。曰和無寡，實未嘗離於均也。況不均則不和，不和則爭，爭則有怨於衆，以無寡言和，自其切者言也。不安則必有傾覆之禍，不止於貧而已。不曰無貧而曰無傾者，自其最甚言也。○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原當時季氏伐顛史之意，而推其害以警之也。均無貧和無寡是解不患寡不患貧之意，安無傾又推出一層言也。○曰均無貧，見得不均則貧矣，不均則臣盡有君之有，可謂富矣。曰貧者君貧也，君既貧而臣終亦不能享其富也。均則君有君之入，臣有臣之入，上下各足而無貧矣。故不均則貧者君先貧而臣亦終貧也。均無貧者君富而臣亦富也。達說此下四節，上二節是泛言修內治服遠人之事，以見不當勤兵於遠末二節是責由求不能修內治服遠人而反勤兵於遠也。總是責由求不當伐顛史不重斷季氏患寡與貧聞字貫至下節。

愚按蓋字申說上文之辭，下三無解，上兩不患也均無貧等蔡

林說俱精然只依文衍發不甚作葛藤方妙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大全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今

不均不安既與內治修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與修文德反矣

蒙引修文德或指內治修言非也內治修指均無貧和無寡安

無傾此只因季氏之取顛史是患寡與貧一節說善修文德則

說得廣矣

愚按大段只是言不必勤兵耳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不

勤兵也既來之則安之不利其人民土地也要看兩箇則字兩

箇之字不勤兵是與下謀動干戈對不利其人民土地又與上

舍曰欲之患寡患貧對楊子常曰夫如是一截故遠人四句

一截若連看故字便說不去達說曰文德仁義教化信禮皆

是安之隨分處置令無去心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也

蒙引邦分崩離析者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者不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者

不修內治也謂外則不能懷遠人內則不能修內治而謀動干

戈於邦內。承此兩句。謂不以德而以兵。不治內而治外也。達說此下方就伐顛史說。皆反上意而言。所以明二子之失也。今字對上聞字看。遠人指顛史不妨。蓋不屬季氏。便是遠人也。愚按注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大全云。左傳昭公四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孫氏則自以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馬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胡傳云。然則三軍作舍。皆曰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蒙引云。魯之中軍作於襄之十一年。毀於昭公五年。中軍有三。作中軍時。已自君弱臣強。了經於襄十一年。書曰。春王正月。作三軍。註。三家分公室之始也。此軍字是軍國之軍。非對民言也。即民也。初魯只有上下二軍。盡屬於公。有事則三卿帥之以征伐耳。初不屬三家。不得而征之也。季氏欲取而屬之於已。三家不均。故作三軍。而各分其

一則不為公所征矣。然孟氏特取其一，猶以三分歸公，并孫氏猶以父兄歸公，而季氏則盡取之矣。惟以時貢獻於公，盡取之者，連其父兄子弟俱征之，無有入於公也。大全又云：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誣。遂公父歆及秦造皆奔齊。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并孫輒無寵於并孫氏。并孫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貨、陽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并孫輒更并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貨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并，以伐孟氏。公歆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謹陽關，以叛。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穀梁傳云：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大全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或問小注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

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因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

達說此節因其為子孫憂之言而反之，乃論其理如此。註不均不和，只承分朋離析言於蕭牆之憂為切。蕭牆明其近，猶言忠生肘腋一般。蕭牆暗就君說，與註以越庶不背也。

愚按通義史氏曰：夫如是節，遠人泛指他國而言。今由與求節，遠人與謀動干戈，應是指顓臾而言。明者顓臾雖是魯之附庸，而自是一國，以其自是一國，則曰遠人。以其魯之附庸，則曰邦內也。頗妙。然只要知得，亦不必拘拘。或問蕭牆，朱子曰：據鄭注云：諸侯之屏內當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仁山金氏曰：門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春秋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故亦設屏。其謂之蕭牆者，雖設屏以限內外，而蕭疎可以通。如漢罽毼之類是也。蕭牆之內言憂起於門屏之內也。然則達說欲暗炤君亦拘於前說耳。依金說即作季氏之蕭牆自佳。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大全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存疑侯國所用禮樂皆經天子之制作不敢變禮易樂是禮樂自天子出也征伐四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敢專是征伐自

天子也齊變田賦而作內政魯稅畝作中軍季氏旅泰山皆變禮也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矣大夫既可專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矣然事出其常者則可以事拂其常者不可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蓋逆理愈甚則其失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也○蒙引曰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然既出自諸侯大夫則只為侯國之事不復為天子之器故只稱國命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存疑此因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而言也齊則政歸田氏

魯則政繇三家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愚按昭上節存疑解則此節必因天下之政皆不免於庶人之議而言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大全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觀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

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惡公羊以為赤集註曰子赤木公羊傳也○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存疑此因前章之言而及魯事謂祿之去公室於今五世矣政逮於大夫於今四世矣政逮於大夫五世希不失故三桓之子孫於今當微矣○曰祿去公室又曰政逮大夫互言之也祿去

公室五世政速大夫只四世是世數有不齊也

愚按魯公五世文公興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稠立卒弟定公宋立大夫四世季武子宿季悼子紇季平子意如季桓子斯○達說桓子此時見囚與未見囚雖不可考大約差不幾年微弱已在先了故夫子之言若已然話○鄱陽朱氏曰此章扶植綱常而為儆戒儲亂之辭上軍同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

善柔友便佞損矣

大舍雙峰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自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恐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舉三者為勸又舉三者為戒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禮之制度樂之聲容○朱子曰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

事到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疎遠君子○或問三者之為益曰
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
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
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
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
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奈何曰驕樂則
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忘人之善矣宴樂則憚親膝已矣
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
是有益○問佚游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

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游則是放蕩閑過
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

愚按朱子下箇汲汲字以對佚游最是眼目凡友樂損益相反
處皆當如此料理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
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大全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莫治野人專以位
言此章君子兼德位而言○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
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

四書統約 卷十一 論語八 五二 箴箴居

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論事上之禮，而見言語之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大全**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在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以理御氣之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大全朱子曰：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便是畏之也。如非理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大全**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厚齋馮

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蒙引君子有三畏。小人無之。只是敬肆二者而已。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者。此也。

愚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存心之異。命以理之命於人者言。則丙子南開凡說明且顯。愚者皆非也。

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專論人品。而致儆戒之辭。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朱子曰。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為諛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新安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有則。只一

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成熟。便會無此子滲漏。○念思難。如一朝之念。忘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繇擴。而人欲所繇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

蒙引視便要看得透。不為物所眩。是謂無所蔽。聽便要聽得透。不為人所欺。是謂無所壅。色思溫。所謂溫如其玉也。貌思恭。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言思忠。心口如一也。事思敬。執事敬也。疑思問。必解其疑也。忿思難。忍小忿也。見得思義。不苟取也。存疑。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這思不是空思想。
○寔○際○
 作為就在其中。

愚按通義史氏曰。謝氏無時不自省察之言。便是就九者思之耳。九者非一端。故曰無時。九者無不思。故曰無時不自省察也。

聖人言此九者於人事已無不該矣。又曰：此章是專指臨事之思而言。彼章以思無益是兼指窮理之思而言。思而不學，徒求諸心而不習其事也。九者之思，各隨其事而反求諸心者也。鄒陽朱氏曰：此章專言反身修省之學。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援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大○全○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如援湯，則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之矣。此唯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再聞之，徒足以當之。

○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

存疑：真知不是解，兩見字乃推原好惡之誠處，兩見字輕。

愚按：注蓋古語也。古對今言。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



禾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修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求之志者則身修而推以齊治

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蒙引行義出而行義也達道達其所守也行義不要說得重只是指出性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語意便重複了存疑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君澤民之道是求其志其志既求其道只以致君澤民繇是用之則以達之天下是以達其道○道者用世之具志者志乎此也求其志即求其道達其道即行其志故註曰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愚按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便是有伊尹太公亦自無湯武也孔子一生轍環而老於洙泗可見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自是實話○鄒陽朱氏曰此章因見誠善有德之人而思見德業俱全之人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集解孔曰千駟四千匹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中之中

大韋氏曰駟四馬也一車之用兩服兩駟也

愚按于今對之日言

其斯之謂與

集注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在此句之上章首當有孔子曰字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大全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

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

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大全朱子曰陳亢實以私己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問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耳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集解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邢疏邦君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
 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
 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
 者。自稱謙言已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
 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
 異邦曰寡小君者。謂已國臣民稱已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
 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
 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
 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

愚按此章必以此注疏解為正。大金頗葛藤不必。曲禮自稱
 於其君曰小童是然。又曰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則雖說者皆
 曰兩君相饗。夫人出焉。故得自稱。似不可從。

其夫齊體上下
者夫之言扶也
能扶
小

之臣民言則整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
其非一家小君者謂已國臣民稱已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
曰兩君時譽夫人也高如野自稱以不
遂君謙言寡德之君
林其我曰小童吳越又曰自稱林樹對曰寡不我傾雖於
皆
愚林也章必必也封
稱
五
大
全
融
嘗
難
不
必
曲
數
自
稱

